

# 白紀新作

趙景深編

甲 22



光



0008396

153  
Z...

日 記 新 作

趙 景 深 編



XWTS 0013025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 9 3 7

ENC 18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一日新一版

現代作家日記集

每冊實售四角

編者 趙景深

發行人 李志雲

出版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南京 武漢 開封 重慶  
廣州 成都 廈門 雲南 西安

北新書局

# 目次

杭遊日記	張懋森(一)
劉雲與故事哥哥	許瑣(六)
沒有日記	吳景崧(一〇)
日記摘鈔	何植三(一〇)
一月二十九日	盛煥明(一三)
一天的日記	劉麟生(一四)
最好的宣傳詩	汪靜之(一六)
隨筆	羅烽(一七)
多喜子的死	東平(一九)
九月二十三日	宋雲彬(二一)
遺忘了的舊夢	曾虛白(二二)
我的日記簡則	胡行之(二七)
丘遲與陳伯之書的感召力	曲濤生(二八)
羅兒的誕生	徐仲年(三五)
翻開青年界來看	胡耐安(三七)
今天的日記	胡懷琛(三八)
日記摘錄	黎錦明(四〇)
我的日記	李長之(四二)
四月七日	何德明(四三)
五天的日記	老舍(四四)
四月十四日	周作人(四六)
四月中旬日記	錢天起(四六)
四天的日記	洪爲法(四八)
二西堂日記鈔	傅惜華(四九)
杭州日記	錢南揚(五一)
三日間讀書瑣記	葉德均(五三)
春假日記	梁乙真(五七)
飛跔子傳	周貽白(六二)
剷齊菜	顧隨(六四)
一星期的日記	陳柱尊(六五)
三月十五日	葉鼎洛(六八)
一九三七年日記三則	艾蕪(六三)

煩惱的日子	威克家(七〇)
不寫日記的話	向培良(七一)
錢君旬日記抄	錢君旬(七三)
日記斷片	金漢若(七三)
星期六日記	容肇祖(七六)
映桃軒日記鈔	谷鳳田(七七)
日記選鈔	謝家玉(七九)
日記的意義	蔡振寰(八二)
一個教師一天的日記	汪 震(八三)
兩天的日記	陶允德(八五)
四月四日	李輝英(八六)
節錄二月九日的日記	楊 騷(八七)
文士日記	周楞伽(八七)
梅雨日記	黑 嬰(八八)
一天的生活	王家楫(九〇)
鶴絕日記一摺	孫佳訊(九一)
二月尾	葛賢寧(九三)
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	賈祖璋(九六)

竹頭木屑	易君左(九六)
京華讀畫	胡術五(一〇二)
足痕	金 葉(一〇五)
泰山	馬子華(一〇六)
嚮生日記	陳友琴(一〇八)
有朋晚上來	陳伯吹(一一一)
臨時日記	董秋芳(一一二)
寫什麼呢	陶秋英(一一四)
日記三則	慕 史(一一五)
人間三日	呂紹光(一一七)
病後	朱曼華(一二〇)
日記	陳以德(一二〇)
一天的日記	周木齋(一二二)
憶樓憶所憶	祝劍歐(一二四)
日記的片斷	黑 丁(一二五)
參觀日記	羅根澤(一二八)
清明日記	李慎言(一三〇)
四月二十六日	王萍草(一三五)

日記鈔	路易士(一三七)
平凡的一週間	耶 草(一三九)
不是日記	陳白塵(一四三)
種菜蔬	許欽文(一四四)
京遊一日記	何家槐(一四五)
新婚日記	宋成志(一四七)
數節	黃衣青(一四九)
綠色方格和黑字	殷超人(一五一)
日記選抄	周 文(一五四)
讀書日記	葉靈鳳(一五八)
日記兩則	王玉章(一六一)
無錫山川紀遊	白 浪(一六二)
哀痛的開始	冰 瑩(一六五)
山村的十日	陳醉雲(一六九)
留美日記	王裕凱(一七三)
鄧尉一日記	譚正璧(一七四)
下午與晚飯後	金公亮(一七六)
總也算是日記	楊晉雄(一七七)

旅京一日記	倪貽德(一七九)
大學生活日記	張蓉初(一八五)
一九三五年的零葉	唐旭之(一八七)
故友重逢	林 路(一八九)
生活的痕跡	賀玉波(一九二)
二十五年前的舊思潮	郭步陶(一九四)
讀書日記	陳 適(一九五)
日記的一頁	沅 君(一九五)
三日間	劉蕙章(一九七)
雙聲樓日記	張次溪(二〇〇)
西湖日記	儲峻峯(二〇〇)
夢囈的記錄	朱涓深(二〇二)
無日可記	陳靈犀(二〇四)
雨天的一週	蘇雪林(二〇八)
一天的生活	洪 深(二一四)
二年前的三日	朱 鑾(二一七)
鎮揚日記	田 漢(二一九)
日記三則	任 鈞(二二一)

十月日記	故魯迅(二二二)
海月樓日記	程鼎興(二二三)
靖國神社前	封禾子(二二九)
一月的日記	魏金枝(二三二)
五月的日記	許傑(二三三)
病榻日記幾頁	胡適(二三五)
得女小記	王一心(二三七)
回程日記	郁蓬夫(二三八)
小整	凌叔華(二四一)

蘇常三日記	阿英(二四二)
日記摘鈔	曹聚仁(二四七)
三十五年以來的日記	黎錦熙(二五〇)
暫寫一天日記	陳子展(二六八)
一位青年軍官	蹇先艾(二七〇)
祖國河山	蔣翼振(二七三)
小官日記	林樾(二七四)
人間日記選錄	拾名(二七六)

## 杭遊日記

張懋森

「杭州，如畫的西湖，」我已遊過三次，但是越去越有興味，印象愈深刻。年來做了機械式的教師生活，偶想及游西湖時的快樂生活，不禁神往，可巧父親已有二十餘年沒有去玩過，我就趁這春假時期，陪他遊玩，這番遊罷歸來，精神上得到很愉快的安慰，對於學識上，尤其是如歷史與中國文獻上，獲了不少的認識，因此感覺到書本上的獲得，是死板板的，不若實地認識之容易記得，而活潑潑的。至於此篇之作，務在寫實，把它貢獻給未遊杭的大眾，以作參考，至於辭句的整理，是匆忙中不能顧及的。

四月一日八時趁特快車起程，沿途乘客有增無減，以致抵杭州城站時，已遲了一點鐘，飯罷便到舊時所住的迎紫大街華興旅館安置行李，再坐公共汽車直到靈隱，步行到三個天竺，而至雲林寺，其中有飛來峯、三生石、冷泉亭、一線天諸名勝，並直上峭光寺，而至北高峯山頂，遠望西湖，好似一條白練，不料天下雨了，我欲細賞雨中的山景，給父親屢次催促着，終於仍乘原路的汽車到旗杆，剛下車，就遇蕭唐志摩先生，由他帶領去見許慶元和蔣



錦璋兩先生，坐了一會兒，就往「民衆教育館」和本校來杭的同學們閒談。晚上往延齡路王潤興館吃杭城最有名的魚頭豆腐和家鄉肉。飯後，因雨中路滑，就回旅館，致信母親，告以平安。

次日（即四月二日），雨仍無情地下着，我和父親鼓着游興，冒雨出行，到「柳浪聞鶯」處，坐了一隻划子，直放小瀛州，看三潭印月的雨景，並抄了亭聯數首，以作紀念。如樂俊甫的「六二年勝地重游，青山無恙。十五載鄉關遠隔，白髮盪歸。」俞曲園書的「記故鄉亦有仙潭，看一樣湖光，添得石橋長九曲，至此地宜邀明月，問誰家秋思，吹殘玉笛到三更。」退省老人題「來往遊人，須知愛惜花柳。春秋佳日，切莫辜負湖山。」未幾，划船到白雲庵深處，繫舟柳岸，到淨慈寺，再由寺的對面上山進了一所古色古香的「紅巖山房」，將買了的杭白貢菊，叫那兒的招待人賞了嘗嘗，好似人居於天上了。

未幾，舟子來看，我們跟着下船，游覽高莊的花港觀魚，而到劉莊，該處有偉大的建築，幽靜的庭院，古玩對聯，觸目都是，在花園內遠望，蘇堤湖山，撲到眼前，那兒有許多好的詩聯，可惜沒有紙，未曾寫下，他日有閒暇時，重游此地，再行補錄，湖山有靈，可答應我麼？（祇有一首，還記在胸中），「偷得半世餘閒，惟嘯月吟風，快然自足。留此數弓隙地，且蒔花種樹，聊寄鄉心。」

行復前行，船過玉帶橋，就往訪現任杭州市立中學教師的同學方燁卿君，借未遇，便留條而回。舟入岳湖，參謁民族英雄岳飛墓，那時有許多童子軍向之致敬，我也對着這位先烈行最敬禮，仍趁小舟經蘇小小墓而到「西冷印社」，內有書畫等陳列，父親在此留戀不忍去，終於賞得數件，我也買了「唐詩三百首集聯」和名勝風景百張。

時已近午，我們到孤山「樓外樓」吃醋溜青魚，飯後游中山公園（公園前有牌坊寫着光華復旦四字），並到隔壁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參觀兩小時，得益不少，現在將參觀所得，大略地寫在下面：

近門的幾步，貼着二二八退戰史，國恥紀念表，和死難的烈士遺像，我向像前行沉默的敬禮後，就看陳列的退戰勝利品，可巧碰着萬心端先生，一齊往「歷史文化部」參觀，這裏的陳列，可分（一）宗教藝術（二）書畫（三）文玩（四）外國貨幣（五）銅器（六）量衡器（七）書契（八）雕刻藝術（九）玉器（十）兵器（十一）瓷器（十二）古錢（十三）日用器（十四）陶器（十五）石器（十六）雜器（十七）雜件（十八）瓦明器（內有唐代殉葬的泥俑和生肖俑）（十九）陶瓷和殘件。

至於這裏的「文瀾閣」則可分（一）地質礦物陳列室。（二）動物陳列室。（三）植物陳列室（有明末未曾腐化的男性老者木乃伊一具）。（四）博物教材陳列室（可分植物器官

模型、人體模型、哺乳動物模型、和脊椎動物骨骼的比較等。暢閱一番，仍乘舟，經白堤的平湖秋月和斷橋，便上岸往訪同學吳文慶君，蒙設宴歡迎，縱談往事，便回旅館就寢。

四月三日，上午，天雖未雨，仍未見晴，我們在正興館早點後，父親往清泰門外訪友，我也陪他去，同時祇有九點鐘，我們就向旅館對面的浙江國貨陳列館參觀，館前用白布寫着「全國手工藝品展覽會浙江物品初展會陳列所」。裏面所陳列的盡是道地的浙江國貨，有佛像、瓷器、都錦生絲織品、竹籃、西裝和女子大衣、五彩色扎線、名人字畫、紗簾、竹黃椅、溫州刺繡、國樂、輕質炭酸鍊、飛機模型、軍人魂（即短劍）和中國藥物陳列等。這種實地的觀察，獲益不少。路遇舊友，就同往國華小吃館午餐。飯後，依原定的遊覽路程，坐四路公共汽車直至虎跑寺，從此而上，到六和塔，見杭州鐵橋正在建築，山地正鋪鐵路，工程的偉大，實在驚人。我們到六和塔後，父親費了四元買杭州風景連框一座，並登塔頂觀錢塘江全景，下塔後，仍乘汽車直達雲棲寺，該處竹林叢密，令人有出世之想，歸來往城隍山，步行而回。

晚上閒游，在湖濱路六藝書局買西湖古今佳話、影梅庵憶語和西湖楹聯等。

四月四日，天氣放晴，父親欲步行蘇堤，我就陪他去，從迎紫路走到清波門，跨映波橋，以將近午，到自然居午餐，遇見本校同學游船到此，飯後，緩步蘇堤。兩邊桃柳夾植，

紅綠迷人，加以本校同學之坐在划子內的，高歌曼唱，形成天然的圖畫，父親到了岳城。以天氣很熱。身體覺得疲倦，就乘車回旅館。我仍然步行過裏湖，見「西湖大禮堂」裏走出許多小孩子，門前佈了童子軍崗位，才知道今日是兒童節，到了湖濱路，又遇見友人，小吃於知味觀（該處的雞蝦餛飩與小湯瀾滋味甚佳），晚上大家同吃於太和園。

四月五日，風和日暖，放車到赤山埠，沿途見攜木匠的，問問他們，知道今日是清明古節，他們夫上坡的。我們從法相寺訪烟霞洞，越烟霞嶺，壽家山、獅子峯，而至龍井寺，在寺內小食，以當午點，休息一會兒，看龍泉古洞，並試龍井茶。

此後經九溪十八澗，澗水忽左忽右，水聲風韻，奏成天籟。我們行在兩山之中約一條小徑，好似入了畫圖內。每過一澗，非跳足不可，我們就索性赤着腳過澗，行了許多時，才到了楠木叢叢的理安寺，休息一下，行了約八里多的楊梅嶺，而至水樂洞、石屋洞，經滿覺廬，而至四眼古井。時已六點鐘，便在「素香齋」吃素菜，並往湖濱公園游玩，以夜色沉沉，月兒不見，拖着重的脚步回到旅舍。

四月六日，天氣仍晴，續游北山路，乘汽車到玉泉寺，觀五色魚，步行到黃龍澗、紫雲澗，折至岳城的杏花村午膳，就登葛嶺、初陽台、寶叔塔等處遠望，歸時買杭州饅頭、香榧、家鄉肉、藤杖、官粉、豆腐乾、茶葉蛋和佛手等。

晚上整理明天早上的歸程行李。

次日（七號），在火車中，路過嘉善，買楓涇了蹄數包。

這次游的時間，祇有六日多些，而得益甚多，尤其是西湖博覽會和國貨陳列館參觀之所得，足抵我們平日讀死書一年。同時我們考察杭州市面的狀況，杭州可說是中國的新興都市，將來的發展，未可限量，可是該處通行用大洋，生活程度，好似較上海高些。我個人希望，能築茅舍數間，載書數卷，寄情山水，以養我的天年。可是環境不允許，此志只好留待將來了。

## 劍雲與故事哥哥

許瑾

春掘發了地的心，遍地滿鋪着紅紅綠綠；春掘發了人的心，也遍地滿鋪着紅紅綠綠！可是可厭的天，散着春寒，散着春雨，散着煩惱到人的心間！

在這困人的天氣裏，讓人苦苦地思念着一切：思念着久別的友好，思念着已往的悲歡，並且還思念着故事哥哥，——被推入陰暗而悲痛的深淵裏的故事哥哥呵！……

我知道，「劍雲固然不一定是他，但我却說作者寫得有點像他，——」當我第三遍讀完那六百五十多頁的巴金的家以後，我就打算給他寫信，向他說那一類的話。可是給別些事件

打聽掉了。

當我讀到文叢裏的家的剖白時；我才明白，不料連他自己也曾這末地向作者說過：「劍雲固不必一定是我，但我說寫得有點像我，——」由這裏有一股激流的熱情來推動我的筆尖。

雖然作者說：「……只有你，你永遠是那麼謙遜，你帶着絕大的忍耐讀完了我那六百七十多頁的小說，你不會發出一聲怨言。甚至當我在那書的末尾準備拿『很重的肺病』來結束劍雲的『微小的生存』時，你也不叫出一聲抗議。……（文叢一三六頁）」還有「……你和劍雲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你們的性格裏絕對沒有共同點。那是個柔弱怯懦的性格。劍雲從不反抗，從不抱怨，也從沒有想到掙扎……然而他連他自己所最寶愛的感情也不敢讓那個女子（琴）知道，反而很謙遜地看着另一個男子去取得她的愛情。你不是這種人。（文叢一三七頁）」

在這兩頁的對照裏我說：故事哥哥和劍雲並不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至少他們的性格還有一點共同點，自然故事哥哥並不柔弱怯懦得像劍雲的每一部，故事哥哥雖不會如劍雲一般地從不反抗，從不抱怨，也從沒有想到掙扎。然而故事哥哥也偶然有過那種懦弱的性格，當家的作者準備拿『很重的肺病』來結束劍雲的『微小的生存』時，故事哥哥也並不叫出一聲抗

讓。這就證明故事哥哥具有了劍雲的謙遜，具有了劍雲的不反抗。不過在無論那一方面看去，故事哥哥決不會像劍雲樣地柔怯得那末利害。

的確。故事哥哥還有健全的性格和信仰，在一些朋友中，我却深深地感到故事哥哥是值得我崇敬至死的。故事哥哥給我指示了光明的路線，給我介紹了許多開卷有益的聖書；讓我認識了「自由人」，使我有了一個信仰。又為我講解「人生」的意義是玄奧到不可言說。故事哥哥還說人是應該向着光明邁進的。人應該有一顆「鵬的心」，像愛羅先珂的童話裏所說的。

然而故事哥哥自己卻把從前曾經保持過的鵬的心遺失掉了！

這樣，我就在故事哥哥的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的來信裏找到了他的悲憤而忘掉掙扎的語句。他說：他不能坐視她病着，然而他又毫無辦法，因為他是無產者哩。在時間上、經濟上、精神上，那都是他心的重担。那重担如果負擔不了時，他會……

在某一個時候，故事哥哥會與起這樣一個不應該的念頭？當時我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去安慰他，而且我恨，我恨我沒有那力量；來垂着長長的繩子而施以救援！然而我彷彿還記得他曾經跟一個姑娘說過：「……我願意天天有你在一起，你會是我的安慰！」這力量該會使他得救吧？可是他又對她說：「……我又怕，怕我們太親近了會不大好的。……」

這豈不有點像劍雲對琴一般地謙遜的性格嗎？

很久以前，我還滿以為故事哥哥是個個強的人，但是現在我知道，我明白故事哥哥還多少帶着一點柔弱，尤其當他喊着：「何處求援？何處伸訴？……」時，我的心兒就像結兒觸着了礁而破裂了！

然而我要揀起那破的船板，在我的信念中提着一股勁兒震盪一切的危難。然而我也還具有一種援救人的雄心，只要我的信念堅實，總有一天會抓着一個機會吐露出我的心懷的怨憤的。

不過我相信故事哥哥還可以站起來，他還有力量努力做一個播穀散種的人，雖說劍雲會被家的作者用肺病去結束他的生存，但我却要鼓舞他征服他。

我的心情，故事哥哥的確很能瞭解，而且還深深地明白。他也曾向我說過：教我「慎言」，然而我做到了；教我讀書，然而我都讀了，僅僅是人與醫學遺書，我把他遺忘了！但是倘若過幾天有時間的話，我一定靜心地讀完他，以彌補遺忘的憾事。

最後，我願故事哥哥丟掉劍雲的性格，奮鬥他的環境，從悲哀的深淵裏站起來；拾起「人是應該向着光明邁進的鐵棍」向前衝鋒。

——三月十八日



## 沒有日記

吳景崧

抄，沒有日記可抄，寫，也沒有事好寫。日記於我無緣，生活也差不多是呆板的一套。幾杯水，幾枝煙，幾張稿紙塗塗，幾封信拆拆，到了放工的時間，沒命地逃出那無形囚牢，如此而已。

這可以概括我四月十號接到編者徵文以前每天所過的生活，這也可以概括四月十號以後每天過的生活。這就够了，再講下去已是多餘的了。

## 日記摘鈔

何植三

廿五年九月十八日

晴。晨七時行昇旗禮，半旗誌哀；竟日茹素。午後打中覺二時。詠沂寶鑫赴南屬來辭行，稍談即去。四時打球。傍晚與潔生克標宛春往小西門閒走，風大肚痛先回。

廿五日

晴。昨夜歸寢宴，今日甚倦。午後四時打球，未至一小時而罷。晚與潔生芝蓀散步至體育場，看非溪明月景色，八時許回。